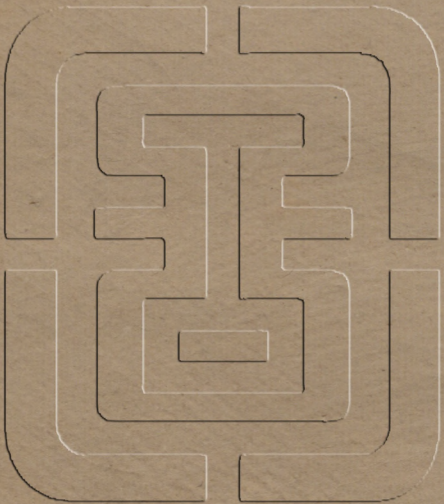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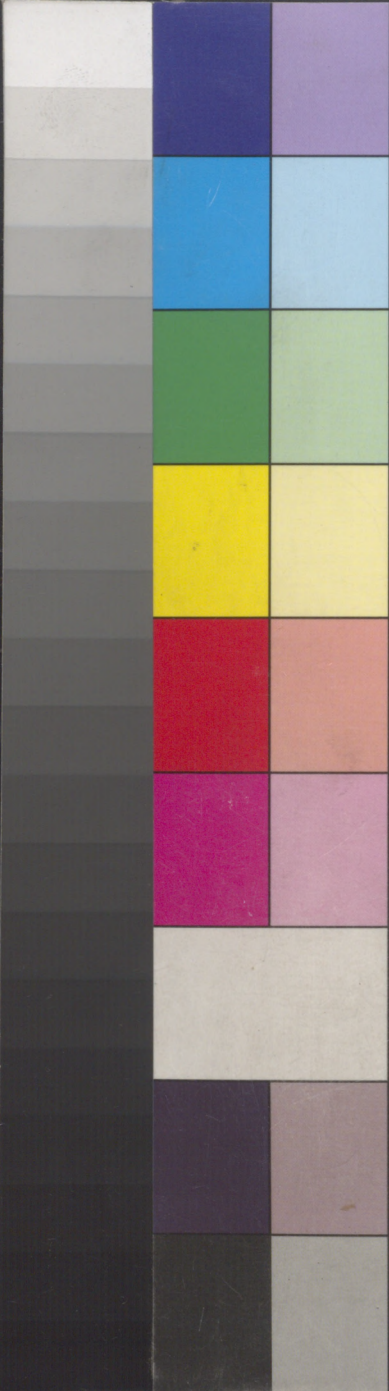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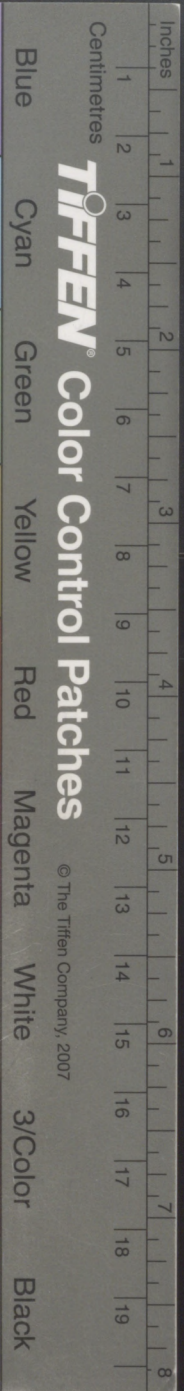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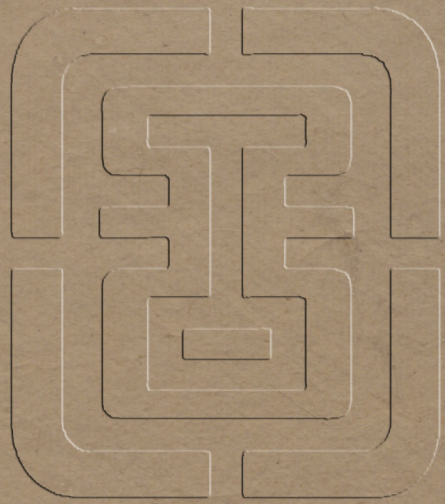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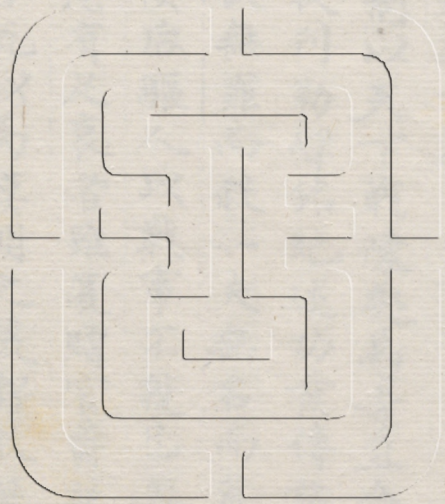


906



小畜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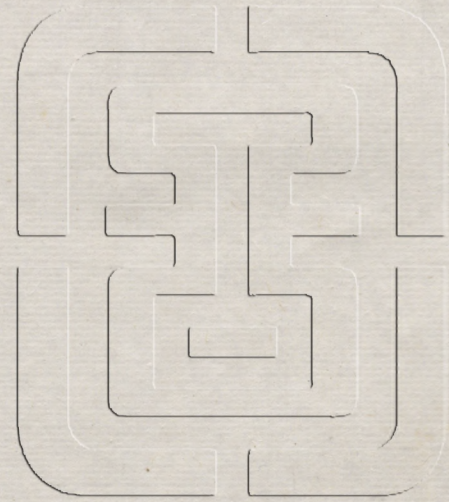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七

揚州建隆寺碑

唐貞觀中制以天下戰陳處為寺且命虞世南李百藥
岑文水之徒刊勒碑銘紀述功業傳諸簡冊燦然可觀
蓋聖人不欲無罪而殺一夫無名而荒寸土及乎諸侯
阻兵百姓僨后驅人以戰事不獲已矢石之所死傷則
多徇義救忠有足哀者雖復贈官爵祿子孫誠有勸于
生懼無益于死以為漢明之後釋教誕興謂冥冥之中
有輪迴之數能死精魄復生人天其道如何事佛誦經



而已繇是交兵之地捨為梵宮田不耕而有名也死事
之人盡離鬼趣士捐生而無恨也帝王所尚今右攸同
雖有服儒冠而執名教者又安知其果不然即我太祖
皇帝授禪于周啟封在宋朱旗所指黔首又安惟李重
進作師江都嬰城稱逆時建隆元年九月乃命故中
書令石公統王師以討之十有二月傳于城下于是建
行宮迎法駕是月十一日太祖至大儀驛距廣陵六十
里夜半而城陷詔宣徽北院使李公知軍府事尋以行
在立為梵宮取僧之有德行者處焉是時先寺主道暉

經鉏堂校錄

本居孝先衆所推擇李公列狀以聞即可其奏仍改法
名為道堅以紀年為寺額墾田四頃隸首一莊咸以賜
之供香積而飯粥流也道堅既沒智速嗣之智速又沒
義幽繼之義幽超化大師也以淳化二年 歸寂義隆
霸仁監而至焉皆超化大師之弟子也自國初至今凡
四十載日供僧不減六十人像設莊嚴經教具備禮佛
有殿演法有堂齋庖在東僧寢在右與有空供湯沐焉
外有亭給登眺焉廊廡翼舒門扉洞啟脩竹交映碧流
縈回寔藩服之勝遊淮海之福地耳先是大祖將返盩

輿留其御榻忌辰供帳于今尚存嗚呼戰伐所亡人骨
已朽乘茲善果皆出冥金豈知不再事朝廷復為臣子
歎義隆寺謂脩建已來碑誌未立以某出從翰苑字為
郡條宜為斯文理不可讓是時大行晏駕聖主承祧至
道三年四月也銘曰

神道設教儒所崇佛法度人釋之宗王者草昧多屯蒙
乃有征伐揚武功野必死戰城必攻出入矢石豈梯衝
殞首喪元爭效忠聖人念尔心所憫詔舍戰地為梵宮
遊魂精氣咸感通拔尔出離冥塗中思異文王枯骨塋

遊魂精氣咸感通

事殊楚子京觀封香燈鍾磬飄天風四十餘年僧憧
止戈偃伯文軌同三革重光自建隆祐我聖祚垂無窮

滁州全椒縣寶林寺重修大殿碑

寺名花山縣牒所傳瓌于會昌緇徒散亡與于大中層
構崇之顯德沙汰茲名獨在聚併闔縣凡十六院我皇
御極始賜今額嘉號寶林用光布金有莊隸屬桑柔土
沃歲取稼穡以供香積靡夏靡冬僧來憧憧大殿歲久
基傾柱朽有僧德緣革而脩焉錄事張戡同茲大願化
于邑郭施及村落得錢百萬吾事斯辦全椒林麓材惟

小畜集卷十七
樸椒西走山陽號大雲倉伐木編椽棟梁栾櫨蕩波而
來厥惟良材其誰運斧維曾維呂翬飛翼張望之堂
既成棟宇綵繪無取有暉貞師先師從依衣鉢遺留願
捨而脩乃備丹雘晶熒交錯殿堂肯構佛事犹陋戲復
化率能始能卒塑釋迦像金容可仰菩薩善神各三其
身對侍拱立金碧耀熠矢謨雍熙蚤夜孜：儻功淳化
簷楹稅：令佐經營曰設曰楨政平頌息茲出餘力有
范百宗成名澤宮為賊曹椽旧識吾面聿來諸郡再拜
恭懇曰公詞臣久司帝綸茲殿之碑非公而誰健毫不

抽寔寺之羞顧其勤敢恡斯文直書事寔詞句魯質
几勝緣垂乎億年

後序

雍熙中予為大理評事知長洲县范以進士見予於姑
蘇今年予自翰林學士出守滁上范為属邑吏碑之請
也不得而拒矣因效元相桐柏觀体韵而書之一揮而
成不復加點蓋任其俊而不繫乎文也時至道二年十
月日記

小畜集卷十七
黃州齊安永興禪院記

齊安郡名也永興院額也蓋僧者故老通而呼之遂以
為常耳唐時旧州在齊安河上院錄云因刺史杜僕射
以白雲觀建為斯院按唐史未嘗有官至端揆而刺黃
者疑唐末杜洪據有鄂渚北結梁人東抗楊氏黃鄂之
屬郡也或以宗族典之于時皇綱弛紊官紀僭忝僕射
之稱不為異矣其後隨郡遷徙立院于茲兵掠火燔曾
無寧歲乾寧中楊行密尽有淮南之地天祐二年楊公
卒其子渥稱嗣吳王奉唐正朔以部將孫彥思為黃州
刺史始造院宇崇佛像彥思母王氏捨粧奩鑄鐘于今

尚在主院之僧傳法之祖喪亂無紀莫得而知今所述
者斷自紫陵而下紫陵者郢中名山也山僧睦禪世謂
之紫陵和尚其後捨茲院遊鳳翔從清恭入洛賜號國
師次曰同一次曰行忠次曰勣運次曰延真次曰自正
此五僧者自前唐天祐止聖朝端拱初有若蘄州三角
山龍門禪院僧自南開堂演法自南者合肥人世姓解
氏住持凡七年復歸蘄州四祖山淳化中有若蘄州白
雲山廣教院僧智雨嗣興院事智雨者連水人世姓朱
氏以至道三年十一月一日寂滅俗壽五十一夏臘二

十七臨終召院衆付囑今長老仁辯遂寧人得法于智
雨者也即以其月十二日用茶毗之法焚智兩起塔于
長圻村二十八日仁辯會大衆陞法堂有僧玄資問曰
如何是齊安境答云後面青竹連道觀前頭綠水接武
昌又問如何是境中人答云大似不相見此之謂住持
傳法院旧有堂厨各五間淳化二年郡人王福捨錢二
十萬造大殿成再具捨錢一百五十萬造僧堂郡之衆
戶率錢二十萬建老宿堂又率錢十萬立方文室左都
押衙丁文燧捨錢五十萬建浴室蘄州人王真捨錢四

經鉏堂校錄

四十萬初菩薩殿塑弥勒像里人周遇捨菜圃此之謂
檀越知院元吉掌申牒公府維那法俊掌提轄堂司供
養主文遇掌化募施利典座道真掌庖厨直歲省慎掌
墾種此之謂知事僧先是衆僧請院前閑田一段又請
逋民麥莊一區由是麩麩蔬果豐焉住持傳法僧無租
徠道高衆伏則推之知事僧无資級才堪心願則為之
故上下熙熙而忿爭不作矣夫禪者儒之曠達也律者
士之名教也浮圖氏離而為二罕能兼之其甚者互相
矛盾過于仇讐唯長老仁辯禪其心以度人律其行以

伏衆有來斯應虛往寔啼禪其心也一裘一飯之外日
誦法華經二部律其行也某筮仕以來治僧之訟多矣
獨愛其无親疎无入我有賢智則尊而事之有才力則
信而使之去而不強推而无競渾然几乎道矣故總而
為之記至于院宇之至嚮田園之廣袤通其經典租庸
什器讀書石陰時大宋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野興亭記

昔裴晉公作綠野堂負功名而務閑造也李衛公作精
思堂居密勿而彭尽瘁也雖各有趣尚而不無豪華異

乎茲亭独履中道叅政尚書隴西公器業宏大識度清
遠踐三司論道之地奉西朝知己之主以為訂謨獻替
君子所以行道也消息盈虛達人所以養神也行道必
假于權我則搵鈞軸而无避養神必務乎靜我則營林
壑以潛遊帝城之南郊壇之下闢小園以樹藝敞小亭
以宴息雜以蔬果間以花卉綠野之色乱入四時之景
互見至若假寧著令休沐得告絳騶駢言適于野公
之來思几務多暇于是祭物牲以驗政教觀民田以考
豐儉其或尔牛濕陰陽之適叙也乳鳥喙飛走之

蒙仁也禾麥芄之汙菜之冬闕也原田每之草木之被
澤也公乃降邛車開曹樽金印紫綬却而不御荷衣蕙
帶服之无數擷芳以侑酒賦詩以佐懽心得道宜景与
神遇穷幽殫樂不夕不歸又若祀昊天之神攝上之公
秩空戒于清夜燔燎于未晡公之至止遂及私我斯又
勝遊之一趨耳謀野則獲固殊鄭國之卿乘輿而來或
同山陰之士俞曰野與厥義在此夫崇高富貴非全德
不能常守憂勤逸豫非上智不能兼行故詩曰赫々師
尹民具尔瞻言安危之所繫也又曰或燕々居息或冬

經鉏堂校錄

癖事固言勞逸之相遠也唯公以王佐之才處公台之
任得致君之要政行而不繫得治心之方体和而自適
觀其奏議公直李興元之胸懷陸忠州之辭筆也則許
謨獻替從可知矣襟靈介特牛奇章之進退鄭洵瑜之
搢履也則消息盈虛又可見也且其居崇高富貴之上
在憂勤逸豫之間優游廟堂永保无咎某辱在陶冶累
塵掖垣俞紀芳亭因及盛德亦萬分之一尔時咸平元
年二月日記

江州廣寧監記

夫百貨以聚必以一物主之金玉重宝也滯于流布粟帛要用也濫于温薄權輕重而利交易者其唯錢乎考諸歷代漢五銖錢于民最便既壞于王莽又破于董卓故鮮有存者唐武德中鑄開元通宝錢大行天下于今賴之唐之鑄錢鑪冶非一今錢有益字者成都所鑄也有潤字者丹陽所鑄也其餘分布郡國不可具述然古銅鉛仰給饒信故史記言吳王即山鑄錢誘集亡命又漢云寡人金錢徧天下者是也自乾寧而後楊行密父子兄弟據有江淮晉天福中李昇僭號溥子及孫至皇

經鉏堂校錄

朝開寶末凡百餘歲鑄錢之利不入中國故開元錢利缺銷毀時用漸稀太祖平吳因旧制開建于鄱陽太宗即位海淮王錢俶入朝又得杭州錢監尋以銅錫不充而廢至道二年集自翰林出守淮甸調民輸炭自滁抵饒沂泗江濤人頗怨咨其即按唐史具鑪冶數目郡國處所飛奏以聞請分監署章未報會康州刺史楊允恭亦言其事始分鑄于池州用減淮民數千里汎舟之役聖上嗣統聿修先旨以為錢刀之利軍國所先將使水衡廩犧貫朽而不可較琼林大盈充牣而无虛月咸平

二年夏五月詔尚書郎馮某中貴人白某乘駟而周視南土自番禺閩越吳會荆蛮相水土之宜度舟車之便設局署吏火興鼓鑄于是建陽首焉潯陽次焉明年勅江州廣寧監奏以秘書丞知吉州大和县李某總領之右班殿鄭直某佐佑之監地即權務之旧址也潯江帶其右廬阜居其前度木庀徒揆月藏事肇四月癸亥終七月己卯且所曰院若庫若場役夫有營工人有宅繼小大若干間于是廣寧之大壯具矣歲鑄錢二十萬貫鑄錢之費八萬八千三百六十貫四百五十得實錢一

經鉏堂校錄

十萬一千六百三十九貫五百四十五其為利也博哉與夫租庸賦調之入益鈇權酷之課相與為表裏助國用亦重事之且夫工徒冗頓聚一州而非便散之則盜心下生矣錢幣益多流回海而不匱用之則盜鑄几息矣非吾皇順者古道留心庶政興九府之圜法恢二聖之永圖孰能若斯之速邪資以馮白之幹事李鄭之辦職上下協力成茲偉功將見開蜀郡銅山草公孫鈇鑿復漢唐之旧法與鈇開元流于元窮也豈止江南而已哉咸平三年七月日記

潭州岳麓山書院記

三代而下兩漢稱理次叙循吏彰示後人西首東述文
翁東觀先書衛蠆觀其理蜀郡教桂陽率以庠序為先
夷落自化是知學校政之本欽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
帝嗣位之明年詔以供備庫副使隴西公知武安軍府
事公自以當不次之用臨至劇之郡思樹殊迹以答奇
遇下車布政比屋允懷叅考吏能尋繹民病獄訟紛紊
決剔允留米監靡密推行不倦局歲非大有人用阻飢
減估發倉惇癸无告者得安其業募兵置藉強梁亡賴

者恚拘于軍千里耕桑涸轍得水七州兵甲走九在槃
有察必與无政不奉初開室中尚書郎朱洞典長沙左
拾遺孫逢吉通理郡事於岳麓山抱黃洞下肇啟書院
廣延學徒二公罷歸累政不嗣諸生逃解六籍散亡弦
歌絕音俎豆無覩公詢問黃髮盡獲故書誘導青衿肯
構旧址外敞門屋中開講堂揭以書樓序以客次塑先
師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賢華衮珠旒縫掖章甫畢按旧
制儼然如生請闢水田供春秋之釋奠奏頌文疏備生
徒之肄業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學者無將落之憂誰謂

瀟湘茲為洙泗誰謂荆蛮茲為邠魯人存政本豈繫古
今導德齊禮自知恥格先是公之先公好儒術通春秋
刺濟州曰舍鄉之荐不減百人譙以嘉賓之詩遣以計
吏之禮奉進士者錢五萬緡衣以副之應學科者錢三
千緡袍以遺之咸出已官人以為難故其子孫不忘儒
學某占藉濟上出戕禁中直承明之廬已叨三入開緡
氏之學將設六經託以斯文拙于叙事聊書具廢用紀
歲時而已大宋咸平三年某月日記

黃州重修文宣王廟壁記

世之有人以儒為戲者謂文宣王廟慎不可脩修之必
起訟復有郡縣長吏奸賍自汗畏懦不治而獲罪者遠
以脩廟時契由是中人以下謂信然也故廟貌益毀黃
州文宣王廟由殿三間帖危不可入以十數柱扶持之
猶惧其顛覆以至遷像設于門廡之下折之則瓦木朽
解十不存一前知州國子虞博士廉勤之吏也率同僚
屬官洎郡之縫掖者得數十千市木于山桴江而下屢
為風濤漂泊材植僅有至者未几坐度僧過限又坐納
監不如法連被制劾非時受代留郡聽命者百餘日窮

小齋集卷十七
窘不得去或以為脩廟起訟不誣矣某自西掖謫守是
郡觀其事歎曰先師若是山耶吾將試焉因其旧質鳩
工按日命左都押衙丁文遜督其役月餘而殿成素王
十哲咸新其像彩繪金碧煥乎有光又取上都國學贊
文請從事曾碩書之刊石鏤板真于神座俾夫春秋釋
奠有所瞻仰塞猷儒之口刷先聖之恥亦無愧孔門之
徒也至述先師之道則孟軻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夫
子者其功不在舜禹下韓吏部曰天下通祀者三唯社
稷与夫子庙某敢輕議哉故予書脩建之由而已時大

宋咸平二年月日記

漣水軍王御史廟碑

儒家者流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尊師而奉教也至於精
誠所感通于夢思即仲尼犹言之豈白怪乎故曰吾不
復夢見周公又曰夢奠于兩楹是也及述作六經其文
甚著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書曰高宗夢得說禮曰
夢帝与我九齡是皆經夫子之手而不之去盖有益于
教不惑于民焉謂之神且怪邪吾友渤海高紳以著作
佐郎領漣水軍事會夏旱祠禱請雨一夕又夢神人服

古衣冠而至者授詩一章既寤記詩中數字云赤岸夫若神之自謂然明日徧祭神之在內者而得唐御史王義方之祠鄉人不知但云東赤岸大夫庙尔高君睦其夢因加礼而懇禱之是日雨足乃新其庙立石為文按唐史而述其事迹焉高君純儒也不欲自言其夢入朝往語乎公卿間執政蘇公聞之曰是不可默也宜擇能文者書其事刻于石陰某于高君進士同年生也以故見請嘗試議之曰子產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彼伯有尚尔况王御史者乎且欲後人

見斯文也知義方者知惧如義方者知勸又胡戾于聖人之旨哉年月日述

無愠魚記

古人三仕無喜色王已之無愠色某在先朝自左司諫知制誥左遷商州團練副使又自翰林學士出知滁上今天子即位自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出守齊安到郡之明年作書魚于公署之西徧因徵古義以无愠為名後之人治是郡者公退之暇當以琴書詩酒為娛賓之地有餘力則召高僧道士煮茶煉藥可矣若易吾魚而

為庖厨廩庫者非吾徒也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記

黃州新建小竹樓記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剡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藁莽口口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閨遠夔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調虛暢宜詠詩韻清絕宜圍碁子声丁然宜投壺矢声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窄敞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

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戾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恨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

乎某亦何人輒玷是命待罪三館于今一年居則祿養
庭闈出則榮奉朝請上無益於國而下有蠹於民乃名
教中罪人耳但以聖君賢相共成大化群材品物茂育
長養而不有功力故假此而偷安矣昨御札委以邊事
未寧許百官各上封事為諫官者得不內愧于心乎某
因詣上閣陳所見十事共五事言外任其人其五事言
內修其德且引漢文帝時事以為比類所恨不知兵
事不遊邊土則外任其人之事皆臆說也適足買帷幄
之戲笑矣且念少苦寒賤又嘗為州縣官人間利病亦

粗知之則內修其德之說皆實事也用之則朝行而夕
効矣然某道孤勢危辭理切直心惧甚焉非大丞相論
思之際救援開釋之以來天下言路則斥而逐之犹九
牛之一毛也敢露腹心以乞嗟閱某惶恐再拜

荐丁謂与薛太保書

三月一日左司諫知制誥王某謹致書于淮海候薛閣
下先民有言曰貴視其所奉富視其所与貧視其所取
今天下貴而奉人者有大丞相在此不復議直以取与
之道于閣下非為己也將為人也将為人也非止為人也又將

為道也唯閣下評擇焉有進士丁謂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師于六經汎于群史而斥乎諸子其文類韓柳其詩類杜甫其性孤特其行介潔亦三賢之儔也先君嘗為涇原從事幼而侍行故忝政竇公撫項歎異以女妻之偉乎竇公能知人如是去年冬携文百篇遊輦轂下西制司言之巨覽之振駭僉謂今之奉公未有出乎古者僕与之遊甚熟問其居則曰家穎川問其業則曰衣食之具僅不給妻子斯亦聖朝之遺賢吾道之深恥也且念世之服儒冠而得祿者位至尚書則月俸五萬而給

經鉅堂校錄

長幼者三分有二其下者從可知矣又安能哀王孫而知國士乎至于分茅土為公侯者僕又希識其面矣惟閣下以名相之子得大將軍官而能市義禮賢讀書好古知丁謂者非侯而誰是以裁書薦才不遠千里至止之日幸解榻為勿使郭氏公于襄陽草独称義于前代也某白

上許殿丞論權酒書

殿丞閣下某聞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也今之所貢皆可言之事有可行之利

故不謀名位之相縣不虞樞机之見辱也望閣下留意
為某自前歲策名起家作吏于成武先功先過偶歷一
考而國家有長洲之命越江而來莅事亦未旬浹亦嘗
聚簿書以閱之則見長洲之民著版畝分地利者止七
八千家歲出租錢餘一萬七千緡秋輸賦米復不下十
萬碩重以鹽法通商又有加焉某以為賦輿之重出蘇
台五邑之右是閣下旧治之地不待一小吏言而後知
也今又聞朝廷以浙江權酷于民不便比歲多犯禁者
是用擇能臣以釐革之是行也閣下知天子不為利也

為措刑而愛人也某竊聽輿言以為閣下將取一郡權
酒之數分于編戶然後聽自釀而沽諸是亦割赤子之
肉飲幸氏之腹也某實惑焉且錢氏據十三郡垂百餘
年以琛賈為名而肆煩苛之政邀勤王之譽而殘民自
奉者久矣局中原多事稔小利而忘大義故帛伐之不
行也洎聖人有作錢氏不得已而納其土焉均定以來
無名之租息比諸江北其弊犹多今若又以推酒之數
益編戶之賦何異負重致遠者未有息肩之地而更加
石焉何以堪之諒閣下必不尔為况閣下居士大夫之

位讀古聖人之書赫乎大名暉映朝右自當以興利除
害為己任又非小吏之所及也然屋漏在上知之者在
下閣下試思之使江東之地百萬家以至子孫受閣下
之賜者在此時矣某县吏也奉字人之職以貢說是非
得失固不自知惟閣下寬而勿罪

與馮仇書

某讀唐史見陸思州之在相位也擯斥李吉甫不容于
朝及贄有南賓之貶而吉甫方為刺史贄之門人故吏
亦皆危之洎到貶所而吉甫待之頗厚有庶僚見宰相

禮又贊皇公之秉鈞也排逐牛僧孺有循州之責及德
裕南遷奇章公量移在汝贊皇路由此郡而僧孺接之
情禮甚至為道南方風土之宜殊不以向之嫌隙為意
賢哉二君子之襟心也如是豈古之所謂以德報怨者
邪某向以紫微郎兼建尉事亦嘗議閣下之過今有商
於之侖而親友間往相唁誠以閣下通理是郡也某
則獨以為不然且夫以怨報怨皆私事也故雖睚眦必
報矣今某于閣下議刑公事也擢第同年也閣下豈以
為怨乎雖某之名位才業望忠州贊皇也遠矣而閣下

讀書為文立身行事豈不知吉甫僧孺之為人乎望閭
下觀古人之行敦同年之契窮愁之中少假氣餒則遷
客之幸也某頓首

與李宗諤書

月日商州副使王某謹遣家僮致書于學士足下日者
痛僕自京師來辱惠手翰敦勉過後幸甚因竊自念某
寒士也足下相門也某在罪譴之中足下處嫌疑之地
不當如是之至也某自束髮以來與人遊且多矣能不
以交涼去就者虽貧賤之交固尔鮮得况貴胄乎豈

某之未學小道能動足下之心邪將足下之秉仁執義
不以某為累邪若兩不然者何其愛我之深也因特知
已輒復云、惟足下始終留意為某讀唐史見元和中
劉禹錫貶刺播州播州非人所處而夢得有母時柳宗
元同制貶柳州固欲以邠易播會宰相裴度亦為啟奏
其事憲宗遂移善地書諸信史以為美設至今君子伏
裴柳之義而嘉章武之仁也區區之懷寔望于此然其
待罪來思未及滿歲固宜慎言動而俟恩宥也今又妄
動者誠以家君七十有五齒髮甚衰生身以來未嘗暫

去鄉里頃年前某為長洲縣令侍親而行姑蘇名邦號為繁富魚酒甚美俸祿甚優是時親年方踰耳順子孫婦女聚在眼前尚念丘園忽不樂况今年愈衰家愈遠當非肉不飽之際旅食于商山中則其為情況不待具言而可知也脫不幸疾恙則地无醫為何以慰人子之心乎又父母之情惜其幼子家弟少失母愛叙婚甚晚前年某忝賤閣下始能為娶一婦今年聞有孫矣而家尊未及見此所以當食歎歎永夕不寐悲咤而不能解者為是也前時家弟自荆南乞弓以來數日而去臨

歧聚泣聞者淚下况昆仲三院妻女九人亡者未祔葬生者待婚嫁散于彼者餬口于人繫于此者絕俸于人其為穷人六死伍也某嘗自計之一歲則僕馬去矣再歲則囊橐竭矣苟至是而量移其能行乎牽復果能起乎靜思熟慮未免一訐然前事是非不敢較辯直以穷苦聞于帝閣所望者移近鄉園少得俸入樂病親聚穷族而已斯亦自便其事未知上果從乎訴而不得則无所望也默而不訴則有所恨也今已瀝懇再章附遞入奏惟足下極力振拔之某再拜

答黃宗旦書 二首

秀才足下走僕枉書惠顧遷客幸甚幸甚且觀來書之
旨似求知于某者何其誤也又以某嘗位于朝與進士
孫何丁謂交二子宜得高第謂某能知人矣復引人不
易知人則哲之義非知言也夫知人之道惟帝時難
敢輕議哉某向之知二子之文業文者知之非某特知
之也是二子取高第者命也某何力之有焉今足下之
文二子之文也天下將知之矣豈止某之一人哉必曰
立朝廷司文翰者能以心之公私輕重于後進間則非

某之所聞也杜紫微曰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
肖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
其成名不肖未有所喜惧何不公邪足下誠能知求名
者文也成名者命也又何求乎某之知邪又何後乎二
子之名邪某白

同前

某白秀才黃生足下淳化初某自西掖貶官商洛生走
僕齋書且引孫何丁謂之事求知于我後一年某徵拜
右正言直昭文館改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

學士面闕下者二年生未嘗及吾之門洎某黜守滁上復又辱書惠文以尋前後好是生不以位之高下專以道而求于我也甚善甚善觀生之文辭理雅正讀之忘倦若与胡舍人論春秋書述以數千年事迄議數十家得失剖析明白若拈指掌雖古作者死以過此又顏子好學論援經而證事義盡而語簡使薛邕生而自為之未必至是生道日益而文日新也某前書所謂生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之人將知之而不誣矣然而謀道者貴乎有益求知者貴乎尽心生之于我也厚矣我之于

生也其有隱乎何者某讀生正漢臣策對之一章文義誠為高古其間責晁錯不言王道而謂漢文几于王矣以史傳較之責晁錯太重褒文稍過耳語曰擬人必于其倫又曰人之有過各于其党規過斯知人矣說者曰小人不能行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夫行王道者禹湯文武周公而已漢文何主哉言王道者孔子孟軻荀卿揚雄而已晁錯何人也故子長稱晁錯學申商刑名峭直刻深者也是以晁錯之對策不根古道直指時事而亦有訛焉其對國之大体引五帝者盖言漢文不能

行王道也對直言極諫引五伯者蓋言漢文止正師納
諫如五伯焉志在削諸侯而尊天子亦霸臣之傑者也
又其殺身奉國有足多者于王道則遠矣故曰責錯太
重者為是也夫西漢諸帝孝文最賢節儉愛人誠得之
矣几乎王道則恐未能孟子稱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
廢古井田用秦阡陌是本已去矣禹會塗山玉帛萬國
一防風後至而殺之不赦周公于三叔親可知也流言
一作伐而滅之吳王稱疾不朝文帝賜之几杖養成犬
惡流患子孫行王道者果若是乎至于嬖鄧通為弄臣

經鉅堂校錄

放賈生為王傳惑辛垣平之祿而黷祀五帝念馮唐之
諫而曰獨亡間處邪失德盈編不可悉數故曰褒文稍
過者為是也雖然生以大儒之行專取王道亦先累于
文也某以朋友切磋之道待生而有是說也生以為何
如某頷首

答張知白書

某白校書先草

足下

辱示藉田賦行樽銘律賦詩行凡

五章且以書先似有所質于僕者何過聽自損之若是
邪豈所謂敏而好學不耻下問者乎僕雖不敏而得不

為足下少陳梗槩以叶大易同声之義哉夫賦之作本
乎于詩者也自西漢以來文士如司馬相如揚雄班固
輩皆為之蓋六義之一也洎隋唐始以科試取進士而
賦之名變而為律則与古戾矣然拘變声病以難後學
至使鴻蒸碩儒則有不能下筆者雖壯夫不為亦仕進
之羽翼而不可無也銘之義者本乎鐘鼎孔悝之家廟
詳矣詩又雜詩之倫也故書曰詩言志詩永言又詩序
云嗟歎之不足則永詩之言此其始也吁哉後人流蕩
忘反蓋其得之也荐宗庙管弦其失也而語淫奔事詭

怪而已凡是數者足下尽知之矣僕又申明之者欲足
下深識之也僕嘗隸東觀直綸閣者數年矣天下舉公
以文相售同亦衆焉如足下之文寔亦鮮得况可畏之
年日新之業僕安敢測其涯涘乎來書勤拳聊以此報
某白

荅鄭褒書

某白秀才鄭生足下前年八月僕自長洲令徵拜右正
言直史館既滿歲遷左司諫知制誥天下舉人日以文
奏吾門其中傑出群萃者得富春之孫何濟陽之丁謂

而已吾嘗以其文誇大于宰執公卿間有業荒而行悖者既疾孫何丁謂之文才又怨吾之无曲譽也聚而造謗焉以吾平居議論常道浮圖之蠹人者乃殆為吾沙汰釋氏疎盛于髮禍之徒又云孫何論著論以无佛京城鉅僧側目尤盛末几吾坐朝事貶官商洛謗者得志喉如响而舌益滑也明年孫丁俱取高第又明年吾被召赴闕而謗餒稍衰今春吾自西掖召拜翰林學士天子寵遇任委又過于往時而僧之不樂吾者復以前事嗾吠句吾以為无能為也在内庭果百日而巖然遷秩

臨民恩也去近侍治小郡罪也將理裝之官全有進士林介者食于吾家七年矣私謂吾曰今茲詔罷貢奉而足下出郡進士皆欲疾走滌上以文求知者吾謂介曰為吾謝諸公慎勿來滌上吾不復議進士之藏否以賈謗矣今携文而來者吾悉曰韓柳也贊賦而來者悉曰裴李也齎詩而來者悉曰陳杜也復加礼焉謗則弭矣區區者皆是何其韓柳裴李陳杜也之多乎且吾學圣人之道受明知之知三掌制誥一入韓林以文章負天下之望何其多可易與胸中混々乎無分別之若是邪

不如絕之可也介亦以為然既登舟中夕思之心又甚
悔夫士君子立身行道是而非造次顛沛不易其
心吾以一失職而不交賢士斯自弃也下車以來有進
士皆接焉數日前得生書讀之因自賀曰向如前謀則
失鄭矣洎与生語見生言訥而貌莊氣和而心謹吾益
自喜于得生也退而閱其文句辭甚簡理甚正雖數千
百言無一字冗長真得古人述作之旨耳會吾瘍生願
頷中心無慊未遑与生款生復貽書詆吾覽其言可謂
直而不肆者也且出孫氏昆仲在陝郊時送生二序孫

之為人剛果公正未嘗輕許可人序生之文情至而義
切非生不能致其然也是生之道与孫下同而命未偶
矣吾又欲生謁滌之僚屬生固拒吾曰某數千里來所
求見者執事耳詣他人非本志也又問生之抵滌再邪
乘邪生曰徒步而至豈非不墮獲于貧賤者歟又非謀
道不謀食者歟以生之文高行修之如此而患无所立
吾不信矣生宜愛其生而有待也生之書首引孫丁之
事故吾迷其始末文不覺繁生持吾文而往道如孫丁
者示之可也苟非其人不獨厚吾之謗也又將窒生之

進也又生志之七月三十日尚書工部郎中典滌陽郡
王某頓首

答張扶書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登第也與子之兄為同思生故僕
兄事子之兄父事子之父子之與僕亦弟也子又携文
致書問道于我雖他人宜有答也况子之于我哉然僕
頃嘗為長洲令因病起抄書得目疾不喜視書不讀
數年矣雖強之少頃必息其目不數日不能竟一卷用
是見僕道益荒而文益衰也又四年之中再為謫吏頓

挫推辱殆无生意以私家之食之累未即引去屛勉于
簿書間以度朝夕尚有意誦道而評文乎為子力讀十
數章茫然難得其句味然難見其義可謂好大而不同
俗矣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為之也且
人能一平心至乎道修身則无咎事君則有立及其无
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傳乎
後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
信哉不得已而為之也既不得而為之又欲乎句之難
道邪又欲乎義之難曉邪今為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

若弟取其書之所謂吊由靈易之所謂朋合簪者模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迫世為古文之王者韓吏部而已吾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難道也未始義之難曉也其間稱樊宗師之文必出于已不蔽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稱薛逢為文以不同俗為主然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與六籍共存此蓋吏部誨人不倦進二子以勸學者故吏部曰吾不師今不師古不師難不師易不師多不師少惟師是尔今子年少志專雅識古道又其文不背經旨甚可嘉也姑能遠師六經近師吏部使

句之易道義之易曉又輔之以學助之以氣吾將見子以文顯于時也某頓首

再答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前書欲生之文句義道義易曉遂引六經韓文以為証生繼為書啟謂楊雄以文比天地而下云者甚乎哉子之篤于道而好于古者也僕為子條辨之庶知僕之用心也子之所謂楊雄以文比天地之不當使人而易度易測者僕以為楊雄自大之辭也而非格言也不可取而為法矣夫天地易簡者也測

天者知劉健不息而行四時而測地者知含弘光大而
生萬物天地畢矣何難測哉若較其尋尺廣袤而后
謂之盡則天地乃一器也安得言其廣大乎且楊雄之
太玄準易也易之道聖人演之賢人注之列于六經具
為學科其義甚明而可曉也揚雄之太玄既不用於當
時又不行于後代謂雄死已來世無文王周孔則信然
矣謂雄之文過于伏羲吾不信也僕揚雄之太玄乃空
文尔今子欲奉進士而以文比太玄僕未之聞也子又
謂六經之文語艱而義奧者十二三易道而易曉者十

七八其艱奧者非故為之語當然矣今子之文則不然
凡三十篇語皆迂而艱也義皆昧而奧也豈子之文也
過于六籍邪若猶未焉子其擇也子謂韓吏部曰僕之
為文意中以為好者人必以為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
筆令人慚及示人人即以為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
朝淫風有四子艷格至貞元：和間吏部首唱古道人
未之從故吏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
筆自慚而人是之者十有八九故吏部有是歎也今吏
部自是者而著之于集矣自慚者弃之无遺矣僕獨意

祭裴少卿文在焉其略云儋石之儲不供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冥筵此必吏部自慚而當時人好之者也今之世亦然也子著書立言師吏部之某可矣應事作俗取祭裴文可矣夫何惑焉又謂漢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為之最是謂功用深具文名遠者數子之班固取之列于漢書若相如上林賦喻蜀封禪文劉向諫山陵楊雄議邊事皆子之所見也曷嘗語艱而義與乎謂功用深者取其理之當尔非語适義暗而謂之功用也生其志之向有江翊黃者自謂好古僕見

其文義尚淺故荅之曰脩之不已則為聞人今子喜慕高遠欲專以絕俗為主故僕欲子之文句易道義易曉也孔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求也不及故進之亦僕之志也某頓首

荅晁礼丞書

礼丞晁君足下某始識足下時年未冠身未婚逮今四十有四娶妻生子長子復納婦矣足下策名十八載官未出奉常丞青衫白髮司闕市之稅某擢第後足下一年為尚書起曾郎典大邦被金紫其間又再為制誥舍

人一為翰林學士以某之所得較足下之所屈用時態
觀之某不為不多然道不行則一也某偏狃剝直為衆
所知雖強損之未能盡去夫令之領藩服當冲要者必
先豐厨傳以啗人口勤迎勞以悅人心元是二者雖龔
黃無善奢矣某皆不能也唯官諂是待又眼病虛花不
欲久視髡蒼髮白老相見逼終日閱螺囚呼胥吏於刑
名錢穀重輕欺詐問机械以決勝負其于文學元一點
墨落紙豈吾道之所欲也今得足下書槩東陽西楚文
賦二篇覽之無數乃知足下屈于官而大伸于道者也

某缺于道而微得于官者也江都彭門亭里連衰長淮
芳草与春色俱綠把袂未期秉筆元賴強食自愛以俟
大來不宣某再拜

上史館呂相公書

月日右正言直史館王某謹齋戒拜書有言于相公 執
事某累日前以久不脩謁求見相府相公以某館中諸
生名坐与語某竊不自料遂以書日曆為請相公因及
史氏廢墜缺人編修且曰國子博士李覿屢以修撰二
時政事業雖對以梗槩曾未畢詳退食傍徨不自寧處

何哉古者守道不如守官故以弓招虞人而不進者不見皮冠之故也某雖不才忝在史職至于記簡牘之事定褒貶之文不為僭也李覿位列國庠當教胄子以詩書禮樂誦誨誘而已又安得授之史筆哉今館中之事先進者有若金部員外郎安德裕左司諫兼直史閣宋泌皆砥礪名節老于文學俾之修撰輿論歸焉其於後進十數輩不敢自銜慮有朋黨之刺也在相公熟叅之相公且曰史筆之難有三焉才也學也識也相公豈以館閣諸生才學識見皆不足覓邪則捨此而取彼可

矣若又未也相公又何如哉况朝行混雜也久矣唯三館兩制非文士不居一旦又輕之蓋掃地矣必也相公
盡至公塞浮議莫若偏召直館與覿聚而庭詩試以考
之則是非較然矣若因而授之取笑千古之下則某耻
之相公亦耻之矧相公兼修國史得留意乎干犯廊
廟躬俟遣責某惶惧頓首

荅丁謂書

學士謂之足下聞者過中書至且與詩俱書之所指皆
中吾病非謂之愛我不能至是之切也語曰丘也幸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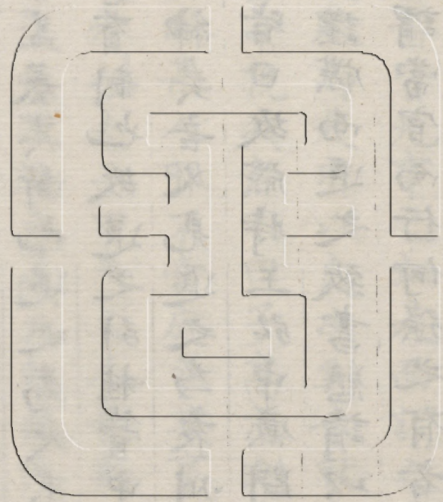
有過人必知之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不遠復
先抵悔此皆古聖賢之旨吾將踐而行焉然書之所謂
為善先近名者公器不可多得云士者吾亦有荅焉
夫名之于人亟且大者也蓋修之于身則為名節行之
于世則為名教名廢則教几乎息矣且名惡可近邪惡
可得邪苟先其實難欲近之遠矣雖欲得之失矣是以
仲尼修春秋以名為主故曰求名而亡欲蓋而彰彼齊
豹者欲得不畏強禦之名而聖人不與三叛人者欲蓋
其惡名而聖人固書之甚哉仲尼之于名之急也今謂

之第一進士得一中允而欲與世浮沉自墮于名節竊
為謂之不取也又謂吾之去賤由高亢剛直者夫剛直
之名吾誠有之蓋嫉惡過當而賢不肖太分亦天性然
也而又齒少氣銳勇于立事今四十有三矣五年之中
不抑而自衰矣孟子四十心不動再被斥矣頭白眼昏
老態且具向之剛直而浩然之氣先師五十讀易可以
無大過吾將從事于茲矣謂吾高亢則先有者何哉
吾為主簿一年奔走事縣令為縣令三年奔走事郡守
郡守即柴諫議成務也縣令即崔著作惟寧也今皆存

焉可問而後知也。在三館兩制時，倍吾年者父事之，長吾十年五年者皆兄事之。如是而謂之高允使吾如何哉？是蓋以成敗為是非，以炎涼為去就者說之云。當吾在內庭掌密命，親我者不曰子高允，則直將不容于朝矣。又不當面折某人，邪不當庭爭某事，邪及吾退而有是說，非知我者也。夫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桓魋其如予何？孟軻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烏能使予不遇哉？謂之又謂韓吏部不當責陽城，不諫小事不當與李紳爭臺參，以為不存遠大者，吾曰：退之皆是也。夫

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義也。今不仕則已，仕則奉其職而已矣。舜作漆器，諫者不止，君豈有明于舜乎？事豈有小于漆器乎？蓋臺其漸也。退之為大京兆兼御史大夫，不臺參，蓋唐有制也。故退之引桂管中丞得免臺參，以自解，則曲在紳矣。吾又見進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弘中，廉問江西，以吏部鉅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宜如舊制。夫如是，退之可謂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者也。謂之其少詳焉，雖然謂之、親我昆弟不能及也。吾敢不多謝而自

悔焉東閩風土與中土異善飯自愛是吾心也月日某
頌首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八

經鉅堂校錄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九

中書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

雍熙紀號之四年冬十有二月寶圖大昌歲律將暮日
窮次而月窮紀方及送寒車同軌而書同文咸歸大化
五行以之順序六氣以之和平繁雲翳空雪密飄野至
誠攸感爰當大蜡之期上瑞斯呈何止小康之兆其始
也陰風浙瀝微霰悠揚散五穀之精華潤三農之畝畝
上林未暖而花發禁柳不春而絮飛星榆之葉下青冥
琪樹之葉飄滄海點綴於五城雙闕飛騰於三市九衢

冥蒙而遠蔽耕壇凌亂而光生御坐天顏允悅臨軒乍
滿於重瞳民心又安在野惟聞於鼓腹則有天祿石渠
之士鴻筆麗藻之臣覩是休祥聿陳詩詠風雅作矣見
王化之興隆物情誘之動詩人之慕思同稱聖感互達
天聰皇帝樂善忘疲誨人無倦詔令向所進者咸可屬
而和之墳箎之韻相諧黼黻之華交映虞詩魯頌鏗鏘
俱合於聲詩在後廬前穎脫各呈於鋒銳賡詩既罷睿
覽尤嘉于是宸睠回迴王言煥發示天心之善誘降御
製以作程稱賞良多激勸斯在遂使四方文士不敢言

詩五榜門生成思閣筆夫如是則周穆之詠黃竹祗因
陰沴而興懷漢祖之謠大風但以壯士而為念未若我
六出之瑞不愆伏於四始之興乃形容於盛德而天時
又賜以聖作耀乎人文足以播大宋之樂章躋攀三
代表聖人之能事糠粃百王且夫其言七同七星之垂
象其句八同八音之治世其韻四若四時之成功有以
見睿哲文思不徒然矣宜乎編群彥之什附一人之詩
煥此昌期傳為嘉集俾夫千古而下六義孔昭且知文
物之大與君臣之相合也不其盛哉臣稽古寡聞效官

無績堯庭擢第雖有玷於科名吳郡字人寔久拋于筆
硯序茲盛事頗媿非才亦犹清廟有儀必覆之以茅屋
錦袍在御或尚之以絮衣幸獲紀於文明庶有光於賤
吏臣謹序

三諫詩序

臣聞前事者後事之元龜也是以讀二帝之典則首曰
稽古帝堯又曰稽古帝舜以唐虞之聖尚考古道而行
况居三代之末乘百王之弊者乎臣遭遇文朝叨竊名
器更直多暇閉門讀書見前代理亂之源覽昔賢諫諍

之語念空文之未泯痛直道之難行放逐以終而詞氣
不屈布在方冊千古如生苟舉而行之則其道未墜因
採掇古人章疏可救今時弊病者凡三篇其一以縉紳
浮競風俗澆漓率多躁進之徒鮮聞篤行之士不移旧
轍漸紊彞倫臣故獻劉寔崇讓論其以齊民頗耗教弥
興蘭若過多緇徒孔熾蠹人害政莫甚於斯臣故獻韓
愈論佛骨表其三以選奉因循官常隳紊署置不已俸
祿難充但蠹疲民罕聞良吏臣故獻杜佑併省官吏疏
斯皆事可遵行言非迂闊亦欲使昔賢遺恨發自微臣

前代遺文與于聖主者也每篇之末臣別有起請條目指陳時病稽合前文庶引古以証今必朝行而暮復又自立問難綴于終篇斷在不疑以絕浮議待罪之至引表具焉

東觀集序

士君子者道也行道者位也道与位并則敷而為業舉陶孟稷謨伊訓之類是也道高位下則垂之於文章仲尼經籍苟孟揚雄之書之類是也洎三王道喪五伯風行有位之人以強兵為事業在野之士以小辯為文章

雖西漢過其頽波而六朝蕩其餘燼天未厭德付於李唐然而三百年間聖賢相會事業之大者正觀開元文章盛者正元長慶而已咸通而下不足徵也企及三代其惟 聖朝我法天崇道皇帝之宅天下也守堯之仁躬禹文勤奮成湯之武闡姬昌之文仁以布政故兆民之心歸焉勤以開國故九土之貢入焉武以定乱故奸雄跋扈弭焉文以化俗故詩書礼樂行焉是以儒與賢臣出事業昭于上章燦于下德生人而未有道与皇而比崇天下文明我弗多讓然而漢文之代賈誼之道

不行元和之時李賀之才自天天不与命位不称才豈
白无時亦将有数故著作郎直史館羅君之謂乎君諱
處約字思純其先京兆萬年人曾祖承長安令承弟袞
有文學大名歷事僖昭二帝入梁為諫議大夫有文集
行于代祖僅萬年令父濟皇朝太常丞處約九歲能賦
詩十三經通義尤長于易故所為文必臻乎道二十六
御前擢進士第羊褐宿州臨渙簿再命蘇州吳縣宰得
大理評事
被召赴闕試文于相府制授大著作
直太史氏而
朱紱以榮之明年乘使車將帝命

經鉅堂校錄

按獄訟於江浙採風謠於湘潭幸善發姦不避權貴雖
被劾者側目而君子是之不幸以淳化元年十一月臥
疾終於家年三十三亦賈誼李賀之傳也友人翰林學
士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蘇易簡左司諫知制誥王某
以布素之分哭之慟收其文洒淚編次勒成十卷以其
終于史惣目為東觀集總評詩賦頌私試五題雜文碑
記書啟序引表狀祭文凡數百章十萬餘言其間有東
學子楚義帝碑錄希夷子言書野史壁數篇極乎天人
之際者也味其文知其志矣噫國初以來才有餘而位

不至者若壽光李均襄陽觀風從事郭昱太常博士董
淳太子中允穎贊斯皆實志沒地垂之空文異日國家
詔史臣修文苑傳此教人者不可遺也使處約之名与
之同列文亦先愧行又過之亦足彰好文之朝得賢之
盛也故并序其官氏拜章進御乞付三館亦所以備史
筆之闕文也

送寇密直西京遷葬序

皇上省徽號之明年春正月尚書郎直宥密上谷寇平
仲葬先正少卿于西雒君舍也外姻同位飲而餞之咸

經鉅堂校錄

以為哀榮之極矣初少卿之終也平仲尚幼葬是以緩
泊平仲十九登進士第三遷得左著作尹成安出成安
大名之屬邑大召少卿佐幕之地也親友間有以葬事
為請者平仲曰未也於礼子為大夫父為士祭則大夫
葬則士吾先人以懿文茂行中甲科遭時亂離終于下
位今吾雖為王官尚未通藉苟贈典不及則吾先人倍
臣矣若以士礼葬之吾弗忍也且非所以顯吾親而成
吾孝耳議者聞之曰寇氏果有後于宋乎其志大也越
明年遷殿中丞循恩例也時夏師未復兵食頗艱乃詔

平仲使西北邊，上便宜，因得名。見試禦戎論，稱上旨制授右正言，分直東觀，且以邦計之地吏緣為姦，輟史筆之才，試奏刀之利。君子不器，斯之謂歟。會詔下百官，各言邊事。平仲慷慨拜章，極陳利病。天子壯之不數日，擢拜虞曹郎，實以密地，尋以无官之賤，委焉出領銓衡。入拜顧問，揚清激濁，物論多之。既而有司以平仲貴為侍臣，當贈父母，故少卿太君之並命行焉。平仲于是卜地開阡，擇日請告上，可其奏。贈禮有加，翌日別堯階，趨雒，納金印紫綬，白馬素車，且護先太君之神柩，附焉。禮

也。君子曰：少卿之積善餘慶也。既如彼，平仲之遇主榮親也。又如此，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少列有焉。經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平仲有焉。群公著位，明庭弗克，會奠盍各賦詩，取白華之義，詒孝子之潔白乎。直鳳閣王某序以冠其首云。

送張詠序

令之縣尹古之諸侯，自秦郡天下小國皆化為縣。有政聽郡條而後行，縣有長觀牧守而後動，秩卑祿微，弗足自庇，固不暇使風俗之移逮乎。爰漢隆興始有以重

外之旨故命即官出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尊其位厚其祿蓋欲分君憂而求民瘼也由漢而下邑官益卑故梁竦有徒勞之言淵明起折腰之歎齊胥伍吏區于風塵間遂使抱王佐者恥而不居黷貨利者稔而自處苟縣政有缺率曰我將罷茲邑而適他邑烏用革烏縣人有病亦曰吾將捨此民而往他民烏用易烏觀其視一邑之政臨一邑之民若行客之宅邸舍也待旦而去固无所惜焉風行雷同寢而成俗良由國家小親民之任輕字人之官之致也將拯其弊非圣人孰能制乎宋

經鉅堂校錄

天王嗣位之五載親選貢士分甲乙科中甲科者通理郡事乙科者專任縣政尊以廷評之位重以使者之車縣政有缺得以拔革縣人有害得以專易既革且易不康何待詩所謂能官人者豈獨美于文王乎清河張詠字復之本宅九河間少有奇節釣魚侍膳外讀書元虛日秉筆為文落有三代風今春奉進士一上中選將我王舍蒞乎崇陽分君之憂使帝心休乎求民之瘼使人心熙乎江流之南郡大惟鄂人得賢亦孔之樂波映鸚洲烟藏鶴樓白雲芳草思古悠堂有鳴琴

足以振穆若之風樽有醇醪足以養浩然之氣維江湯
湯鑑其襟袖維山峩峩媚其戶牖繪得魴鱸菓多橘柚
吏隱于茲足保先咎且優且游勿謂江山羞復之勉旃
云尔

送鞠仲謀序

皇宋嗣位之五祀余始隨計吏賤鞠生于場屋中是歲
余与主俱為御試所詘胥別輦下邈无音塵王八年暮
余第中乙科生以家艱不預于選閱同年之籍不下二
百人無生之名為長太息矣洎余解褐掌簿書于成武

經鉏堂校錄

句縣即隋之戴州也庭有禎吏士无秀民或通刺而來
者皆腐儒也以是供吏賤奉晨羞外經旬決未嘗与人
語居一日生歎扉而來余既喜且愧盖喜生之舍駕而
媿生之未祿也問其行則曰哀瘝之中不敢事筆硯而
事家產姑以卜葬為事耳曰某之租考洎季父俱以游
宦終于理所今悉扶護而歸將拊于故里且出中諫蘇
公德祥錢行文序以示余夫蘇公天下之名士也非生
之博雅為文又烏肯序以褒之且述生自申抵陝歷河
陽下洛都由浚郊而東至于高密迂行曲塗殆近萬里

事具蘇中非事父母能竭其力者孰能與于此乎余因
諫序中念家本素寒宅于澶淵梁季亂離牽族分散叔父沒于
兵而葬雷夏伯父沒于客而葬博關太夫人又旅葬于
濟當時未名以乞丐未給死立雖之地以息幼累况殯
礼乎今茲起家位下俸薄接晨炊之不及况堂城乎一
旦親生之行事良可慟哭噫堂有嚴君微得月俸以奉
甘旨則生之幸民也野有露骨无土地以厝窀穸則生
之罪人也誓將積餘俸高市原捧土起墳負骨歸葬以
繼生之行事則所願畢矣辱生之來起余以不匱之志

受惠多矣生之門地文季已備蘇公之筆故不書但感
慨而序云

送孫何序

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穀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
捨是而稱文者吾未知其可也咸通以來斯文不競革
弊復古宜其有聞國家乘五代之末接千歲之統創業
守文垂三十聖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與矣然而服勤
右道鑽仰經旨造次顛沛不違仁義孝然以立言為
已任蓋亦鮮矣富春孫生有是夫先是余自東觀移直

鳳閣同舍紫微即廣平宋公嘗謂余曰子知進士孫何者耶今之拉場而独步者也余因徵其文未獲會有以生之編集惠余者凡數十篇皆師戴六經排斥百氏落然真韓柳之徒也其間尊儒一篇指班固之失謂儒家者流非出于司徒之賤使孟堅復生亦當投杖而拜曰吾遇矣又徐偃王論明君之分室僭之萌足使亂臣賊子聞而知惧夫易之所患者辨之不早辨也斯可謂見霜而知冰矣樹教立訓他皆類此且其數千萬言未始以名第為意何其自待之多也余是以喜識其面而

願交其心者有日矣今年冬生再到闕下始過我門博我新友且先將以書犹若尋常貢奉人恂然執先後禮何其待我之薄也觀其氣和而壯辭直而温与夫向之著述相為表裏則五事之言貌四教之文行生實具焉宜其在布衣為聞人登仕宦為循吏立朝為正臣載筆為良史司典謨備顧問為一代之名儒過此則非吾所知也豈止一名一第哉告歸許田序以為贈余非多可而易与者也凡百君子宜賀聖朝得賢吾道之不墜

送丁謂序

主上躬耕之歲僕始自長洲宰被召入見由大理評事
得右正言分直東觀既歲滿入西掖掌誥且二年矣由
是今之奔進士者以文相售歲不下數百人朝請之餘
歷覽忘怠然有視其命題而罷者有讀數句而倦者有
終一篇而止者或詩可采其賦則先有也或賦可稱其
文則無有也能全之者百不四五况宗經樹教著書立
言之士乎去年得富春生孫何文數十篇格高意遠大
得六經旨趣僕因声于同列間或曰有遼陽丁謂者何

之同志也其文与何不相上下僕未之信也會有以生
之文示僕者視之則前言不誣矣是秋向來訪僕既与
之交又得生之履行甚熟且渴其惠顧于我也今春生
果來益以新文二編為書以授我其間有律詩今體賦
又非向所號進士者能及也其詩效杜子美深入其間
其文教章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襟于韓柳集中使能
文之士讀之不之辨也由是兩制間咸願識其面而交
其心矣韓林賈公尤加歎服是知道之尊人也豈位也
乎哉學之富人也豈賞也乎哉今之不勤于道不力于

學而望人之知者宜視丁氏子之道何如哉告歸許田序以為贈

送王旦序

聖人籍千畝之歲元老膺三入之命王澤大賚廟謨惟新有善必奉有惡必去迺放鄭侯以肅京輔有以見善人為邦而不善者遠矣言念圖田擇賢而治用禦暴橫是資循良先詔侍御史范陽盧公牧而撫之次命殿中丞即邪王公道而理之皆能哲也王公即故夏官貳卿子之也以雄文直氣揚其父風以儒學吏才張為國器

是行也所任雖小而所委重矣西門秋風北闕行色四牡風駕五馬迎郊朝僚知其得賢郡人歌其來暮右省諫官王某蹟鄭民之旨為詩以送為辭曰昔我鄭邦厥守不良厥佐吐剗吾相疾之吾君竄之我民用康今我鄭封其守惟公其佐惟通吾相僉之吾君命之我民其豐榮澤之獸溱水之魚泳尔清流毓尔豐芻不弋不網与民同蘇匪我聖君匪我相臣暴曷去兮賢曷奉兮華我苦兮為樂土兮

送戚維序

崇位厚祿人心不欲者鮮矣然取之不以道昔人不貴
焉是知學古人官沉于下僚者非君子之恥也蓋官戚
君始以儒雅受訓于庭復以文學策名于國終以廉平
莅事於官下筆到古人誦書得聖理家門鳴：敦大易
之家親族熙：有遠古之風士流之家仰為模範用是
而進雖位未崇祿未厚固不為恥耳自釋褐以來歷郡
曾沉邑佐顛躓穷苦者二十年晨夕芳鮮曾未快志况
温飫妻子乎去年叅常調選于天官始授郡主簿輦親
挈子來即譙毫修吏賤外日得以俸給躬荐甘滑綵衣

煌：色若自得古之祿孝子者殆將无及今年秋國家
以蜀之令長闕而未補用是有遂寧之舍公不以遐適
為念而以違養是患且曰退耕無田則伏臘寅百其可
虞子進而取祿則温清喜俱得无思子藩羊其贏進退
安據復自念曰与其千里負米孰若五斗折腰者耶一
旦捧大書稟請旨拜于北堂膏車西下白華在詠心共
搖：劍閣倚雲遐指天末名利之後其若是故噫導一
人之澤福百里之民亦足行乎道也食有道之祿及高
堂之親亦足光于孝也劉慈去里無庸介懷劉皇朝干

蜀以來宰邑桐望于候館是以宋紫微由小署往揚侍御自拾遺出是役也安知遂寧不為大宋之朕乎行我勉旃勿以銅墨為媿耳

送譚堯皮序

古君子之為學也不在乎祿位而在乎道義而已用之則從政而害民捨之則修身而垂教死而後已弗知其他科試已來此道其替先文學而後政事故也然而文學本乎六經者其為政也必仁且義議理之有體也文學雜乎百氏者其為政也非貪則察涉道之未深也是

經鉏堂校錄

以取士衆而得人鮮矣官謗多而政聲寢矣吾友殿丞譚公其近者欽讀堯舜周孔之書師軻雄韓柳之作故其修身也奮聞于鄉里其從政也惠布于郡縣先是君解褐得廷尉評尹即陽縣湘民受其賜再舍得通判隄為郡蜀吏畏其能會天子欲廣視遠聽黜幽陟明詔廷臣之親信者採風搖于蜀到復命之日奏君為理最亦既受代丞相以名聞且將名對有日矣丁太夫人憂公聞訃號絕見星而行泣血三年不交人事君子以為知禮服闋循常典除佐著作翌日有司舉旧事以言制授

殿中丞旌善政也議者謂君必直東觀為史臣立一家之言垂千古之誠斯當仁矣而襄陽大都通理歲滿執事者以君塞詔為人以為滯才君以為得所蓋將葬父母植松楸焉畢婚嫁備榛栗焉然後邵陽捷為之化復行江漢憲加于俗政聞于朝則排金門上玉堂豈為晚也同雲四合腊雪將下醜酒叙別得无言乎

送牛冕序

今天下之士由科試入仕者以第進士為美名隸京官者以游三館兩制為近賤釐外任者以任刺史二千石

為親民語名郡者以丹陽為重地疇能兼之吾友隴西牛君有是夫君嘗倅二郡牧一州所在稱理有龔黃之政焉又嘗佐秋官詳庶獄事無枉撓有于張之風焉游館殿專筆削褒善貶惡有班馬之辭焉好風什多吟咏寒暑清麗有元白之恩焉求外官能得大郡向所謂美名近職親民重地者君兼而元媿矣君是行也上有垂白之親下有趨度之子家人高而內戚兄弟怡而外和舍館吳孫尽高堂之樂腰金拖紫居百城之長為儒之榮至矣為子之道光矣其當報吾君而惠吾民乎

勿使採詩者聽伐檀之刺也

送李異序

古者設關所以禁末游為市所以通貨殖後世因而有稅焉亦以資國用而佐地征也歷代便之未嘗或改回制皆委郡县署胥徒以掌其務故侵漁有奉利入于下割剥公行怨婦于上不有釐革執為經久國初己來始用儒臣以蒞之錫之皇華尊其任也委以利柄觀其器也是以周行之士由此而進焉端拱元祀夏六月詔以光祿寺丞李公督婺州關市之賦遵歷試也君建陽人

少以文章于祿江表神平吳之六年皇上嗣統之三載始隨計偕求計于大宗伯君尤善詞賦得貞元長度時風格如土鼓蠶樓數篇皆辭理精妙出人意表故秉筆者許之僕時在場屋典之游者凡三年同登乙科交分益至是以君之文行可得而熟矣宜乎立丹墀奮鴻筆作邦家之秀為搢紳之光而適海隅釐冗務者何我蓋建谿婺女寔隣境也君離邦去里自閩之蜀官歷再會年將一紀堂有親老室有妻子是行也道未暢于國孝可成于家也士君子聞而榮之噫行道之要利不如義

立事之幹義不如利昔君佐管城宰晉原撫民人親稼穡非謂義乎今君奉朝命臨外司斂閔經助經費非謂利乎義以行之利以幹之政成歸朝何往而濟不濟上國殘暑江天旱秋涼風入懷旧物在目郡守迎勞鄉人詠歌徵四牡以燕使臣唱白華而延孝子祝輶車于故里侍板輿于任所有道之祿得以及親無外之時得以展族綵衣奉養何樂如之至止之日為我登八詠樓賦新什以寄遠即嘉惠也懷安敗名樂不可極仲摧其志也

諸朝賢寄題洪州義門胡氏華林書堂序

吾讀兩漢書見制誥宣下未始不以舉孝悌力田為急其風俗淳厚宗社長久矣合天子大孝如舜至仁如堯恥言霸圖純用帝道然而乘五代之疵國化百年之汚俗以為非孝弟不足以敦本非旌表不足以勸民南昌旧都胡氏大族一門守義四世不析乃降詔命命旌其里閭聲聞于天風化于下大哉聖人之于孝治若是之極也自尔胡氏登進士第者二人授助教者一人今歲壽寧節胡氏子有猷華封之祝者上益嘉之制授試秘

書省校書郎面賜袍笏而遣焉且頒御書以光私第
由是有位於朝有名於時者校書皆刺謁之且盛言其
別業有華林山並聚書萬卷大設厨廩以延生徒樹石
林泉豫章之甲也願得詩什夸大其事自旧相司空而
下作者三十有几人詮次官紀爛然成編再拜授予懇
請為序夫南陔白華古詩人之美孝子也有其義而亡
其詞仲尼存其篇子夏序其意東晉補其文化况身被
皇朝之化日覩孝門之事有是詩詠播于声詩而序引
无聞文士之闕也且使後之採詩義觀國風者將何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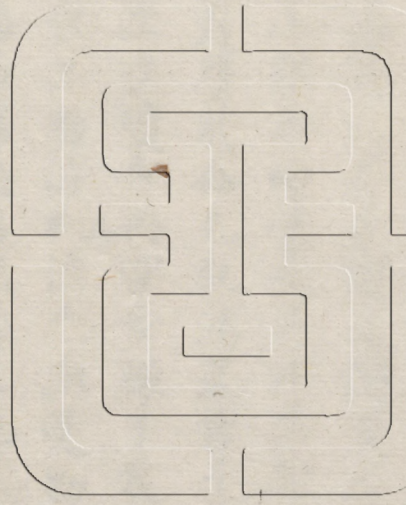
寔焉時淳化五年十月十五日序

周易彩戲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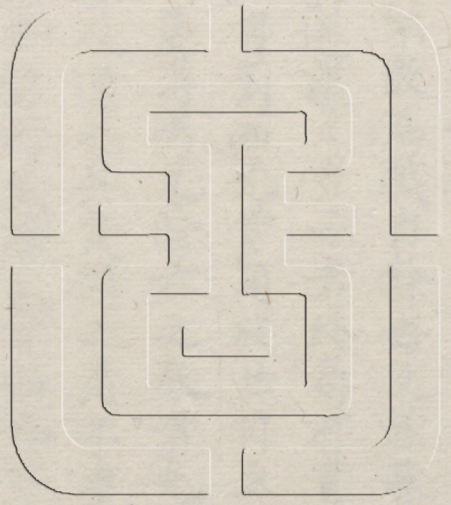
先師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
之犹賢子已此言心无所據則淫慾生焉故雖博奕可
也自博而下戲之雅者有李邵彩選士子多為之復有
忝陰陽家流列神仙之事為銷夜選仙齋者亦行于世
盖為戲不同歸于无益也戲而有益者其周易彩戲
為之為歟同州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岐君賁登進士
第尚奇好古獨行寡合文學之外尤耽易象善戲善誘

製為此畜取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乾六爻君象也人臣不敢為戲自餘每爻當碁子一路又有吉凶子有賞罰遇謙君子者終局有賞而无罰遇以訟受服者終而有罰而无賞周旋曲折至于大才此畜勢也以骰子二隻得陽九陰六之數者先之此局例也又以黃裳元吉人道之具美過之者不爭兩勝矣上至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則贏輸未可知也得陽九之彩者勝焉故起于屯而終于坤也俾夫消息盈虛之道吉凶悔吝之理設笑抵掌斯須不離易象不習而自精人心難

戲而無蕩大哉岐君之用也心可与投壺鄉射揭而並行此夫雜戲遠矣好事君子得不家藏而時習乎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九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二十

詔臣僚和御製賞花詩序

臣聞周文靈治詩人著魚躍之詞漢武橫汾史氏載雁
 歸之什義存小雅語煥青編居在昌朝維茲盛事我法
 天崇道皇帝誕膺駿命先啟鴻基當千年下武之期為
 一代好文之主皇墳帝典旁步驟于宸机璧宿奎星渙
 文章於御筆然而動循礼法志尚憂勤來燕來宜式叶
 鳧鷖之詠弗洒弗掃恐招蟋蟀之訖于時淳化之年莫
 春之月莫莢初生於一葉牡丹乍拆于千苞乃召侍臣

爰開典譙入內園而洞啟望綺席以霞舒風運鳴梢乍
見七香之輦波搖水殿齊瞻八彩之眉歡呼方到於軒
墀侍從共登於欄檻親承露旨競剪宮花露溫冠纓表
君恩於湛露香籠襟袂雜帝坐之天香次臨積翠之池
咸奉不網之釣忽宣奇韻俾賦新詩既奉詔以援毫各
爭妍而構思天顏咫尺強叩于燕音聖語褒揚寔同于
華衣俄頒御製復見宸踪兼堯舜禹湯文武之才備鍾
王歐虞褚陸之體詠訝无數傳玩為榮悅者夢中入閨
苑瑶池之景渾疑天上得金簡玉字之書既而尚輦更

衣保章告刻觀乳魚而罷釣自契深仁思中鵠以為娛
未忘習礼于是奏騶虞之節挽烏號之弓振：盤子之
士子赴：登壇之將師心平体正發金鏃以无虛目駭
神驚捧金壘而獻專堯樽激豔舜梁鏘洋合經義于五
祀自同姓哲逞雄心于一承堪謂前王不醉无歸尽欢
而罷越明日復出御製賞花之什五章：八句十章：
四句首亦輔臣近傳近位文含五緯韵叶八風鏘乎治
世之音大矣經天之作雅頌之道雖易俗而移風元首
之誥亦君唱而臣和讓章雖上宸旨弗移况兩制三館

之臣幸當文理美千載一時之盛寧寢頌教各進數章
共成一集雖群星向日更死豈彼之光而衆草偃風亦
助穆如之勢其間有燃箕欲速既醉成篇或體律未諧
或風騷无取上咸令甄錄曾不弃捐亦犹朝百谷於滄
溟未嘗醉露会九江於霄夢足得包荒臣叙事非工言
詞解妙五吏寫詔无王勃之雄才百僚和詩非太真之
高等久在育材之地躬承善誘之恩用紀文明輒為序
引書之國史何慚天馬之數垂作人文不愧景觀之集
謹序

經鉅堂校錄

馮氏家集前序

仲尼以三百篇為六經之首以其本于人情而基于王
化故也然而刪其義次其章繫于國風雅頌而已不顯
乎人之氏族也前卜商作序篇之始或著焉若鴟鴞之
什直云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以
遺之蕩之什又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雲漢之什亦云
仍叔美宣王之類是也其餘或稱國人怨而作是詩也
稱大夫刺某王某公也故詩人名氏闕者多矣逮乎離
騷則自云帝高陽之苗裔朕皇考曰伯庸後之人故知

其屈平也且夫刪詩无聖人叙詩无子夏採詩无古官
 別作諸者得不及以家集自見乎蓋存其詩人可知矣
 察其人國可知矣詩之集也豈徒然哉亦國風雅頌之
 遺制耳馮氏家集者故江南常州觀察使始平馮公之
 詩也公諱謚字某其先彭城人也唐末避地徙家壽春
 當李氏之建大號也公之長兄某寔為國相公亦以文
 章器業歷踐清顯典章詰命出入堂閣者十數年然以
 氣直道孤常被放棄進退以道識者是之周顯德中將
 平淮甸公以起部貳卿為東都副留守

江南以揚州為東都王師

經鉏堂校錄

之傳維揚也公督勵士卒攻守不下竟以援兵不接城
 陷而來世宗一代真主素聞公名見而奇之曰忠于所
 事名節之士也擢拜太府知留闕下三載公朝之暇與
 中朝知大夫以詩酒自樂篇詠間發傳于人口今首台
 李僕射方掌內制与公卜鄰投分頗厚故集中有贈李
 學士詩云鄰居纔十步交分已三年既而江南割地内
 附願比藩臣世宗許之因投公尚書刑部侍郎且令持
 節歸國南轅之日揆相賦詩一首書羅巾以贈之公荅
 云羅巾揮逸翰送我出夷門保惜安懷袖流傳与子孫

其與時賢相知也如此公既歸故園慨然有挂冠之意
 李氏待之益厚不得已復授中書侍郎歷吏部尚書遂
 有毘陵之拜寔以某年某月日終于位太祖平吳之歲
 金陵罹于兵火士流書蓋煨燼矣隸公府者僅有在焉
 初公嘗以文業文集獻于本國至是亦人貢矣為下揆相賜得
 公詩集張本俄而公之諸子歸于朝廷首台猶為翰林承旨
 見公之子弟撫然有故人之念且徵其家集焉對以兵
 戈之中喪失殆盡相國歎息久之且曰上嘗以江表舊
 籍賜于近臣時太祖末年故云上某護先君子詩一篇凡百餘章

經鉅堂校錄

常耽味之混同已來俟得全集今盡亡矣子孫何觀焉
 遂出而付之因得傳寫于昆仲間公之季子太子中允
 仇字仲威某之同年生也某去歲自西掖左官來商於
 仲威方佐是郡居一日携家集相示且具道其始末焉
 某再拜而受之三復而閱之見其詞麗而不冶氣直而
 不許意遠而不詭有諷諭有感傷有除適范焉鑑焉
 焉真一家之作也惜乎公之文不可得而見矣公之詩
 幸可得而傳矣公之志從可得而知矣匪獨藏于家亦
 將行于世後之人有如是季扎者國風可辨也有如韓

宣子周禮可見也豈徒錄遺文彰餘慶而已哉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李相之謂乎周太史曰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馮氏之謂乎或乎紘公之長子僕今泰州海陵令次子侂渝州博士並文學策名于江左次子儀岳州推官次子侂渝州從事暨仲威皆登御前進士第與夫諸弟諸孫奉箕裘服名教誥濟馳驟于好文之代庸詎測其涯岸乎夫如是則公之負偉才過多難入為王官終于陪臣位雖至而道不行矣天其或者貽于後嗣而行于聖朝邪君子是以知馮氏有後于宋矣

經鉅堂校錄

某辱同年之碩覽文人之作敢叙梗槩少揚休美庶垂于不朽焉先是公之孫玄庶自集先集附于篇末故某之所述特曰前序云時淳化三年正月五日序

皇華集序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肆觀群臣觀省風俗默陟幽明而已後代沿革命使巡行而漢已來其任重尤非稽古有識之士不得與焉皇上黜霸道立民極褒拔季茂輯寧黎元以為四海之文蠻夷殊于華夏非號令則教不被兆民之衆悞發因于豪右非詢問則情不達百方之

廣循良雜於苛暴非及覈則人不觀奉行幸之典慮供億之勞乃詔輔臣精擇邦彥按郡國之政張朝廷之威台于廷英授以密旨膺是命者凡若干人濟陽丁君寔使閩越君始以文學高第進復以政事課最聞朝僉曰然帝命惟允君之出也名賢惜其去天子重其任惜其去者以為書典謨備預問惟君稱其職矣重其任者以為八州之攻萬里之俗非君孰可使矣于是黃樞密勿之臣青宮調護之客兩制三館造士名僧咸賦詩以送總若干首今春赴朝集之期奏風謠之事虛懷見納前

經鉅堂校錄

席移時默者无怨言陞者无異議以民瘼達于帝聰上心豁如咸可具奏重慰遠俗勞而遣之都門祖行即席探韵又得若干首又為一集播于四方道出維揚以序為請敢徵古義命曰皇華年月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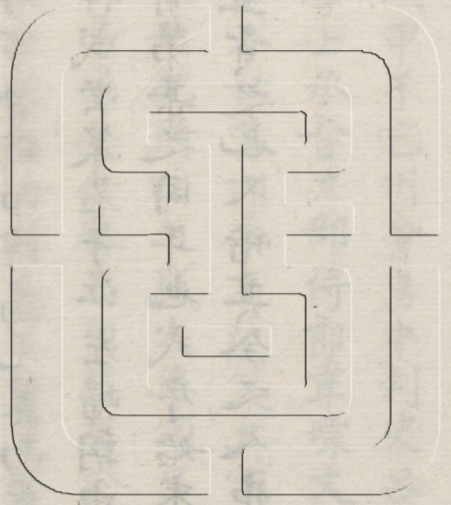
商於驛記後序

有唐都長安三百年商於為近輔地望雄劇亞于同華其擇用郡守皆尚書名郎暨諸寺少列入拜中丞諫議者往有之自大歷貞元之後王室微弱李希烈陷大梁李錡繼叛由是汴路或不通焉吳越江淮荆湘文廣

郡吏上計望風宣風懂，往來皆出是郡蓋半天下矣
故郵傳之盛甲于它州會昌中刺史呂公領是郡新是
駟請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文其記太子賓客
柳公權書其在秘書郎李商隱篆其額皆一時之名士
也觀其文不特記斯駟之盛大率頌呂公之政耳自唐
風不競鼎入于梁長安廢為列藩商於化小郡輟車罕
至傳舍孔早古駟先餘遺文空在運歷五代時踰百稔
痛乎呂公之政事三賢之文皇世莫得而聞也皇宋淳
化三年詔太子中允始平馮公知斯郡才大務簡居多

經鉏堂校錄

間暇一日讀商於駟記見數字刊缺慨然歎之且慮碎
于樵牧之手亟命移徙立于便廳四賢之風想像在目
俾夫後之好事者模印傳寫无翼而飛自馮公始也馮
公名伉字仲咸堂策名于江左歸朝由同州戶曹掾奉
進士得御前第某之同年也武序始末題于石陰呂公
記不書名蓋貴之也又惜其今之人弗遂知矣地僻无
書未獲討



虎故時稱四虎焉署本國監坛又為兩浙僧統歷數十
 年像法脩明緇徒整戢太平與國三年忠義王携版高
 歸國大師奉真身舍利塔入朝太宗素聞其名召對滋
 福殿延問彌日別賜紫方袍尋改師號曰通惠故相慮
 朱崖深加体重叅政知事李穰儒學之外善設名理事
 大師尤為恭謹八年詔修大宋高僧傳聽歸杭州旧寺
 成三十卷進御之日聖書褒美居无何徵歸京師住天
 壽寺叅知政事蘇易簡奉詔撰三教聖賢事迹奏大師
 与大宮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大師著鷲嶺聖賢錄又

集聖賢事迹凡一百卷制署左街講經首座至道元本
知西京教門事合上咸平元年詔虎右街僧錄先是故
相文貞公思車之明年七十一思維白少傅九老之
會得旧相史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
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荆金吾街伏事魏五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直秘閣朱昂年
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
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大師時年七十八凡九人焉文貞
公將讌于家園形于繪事以声詩流詠播于无穷會蜀

經鉏堂校錄

寇作乱朝廷出師不果而罷今九老之中李宋楊魏張
已先遊矣大師年八十二視听不衰于本國歷武肅文
穆廢王忠懿凡四世于朝歷梁兩帝後唐莊宗應順清
恭晉高祖少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梁王代太祖
英武聖文神德皇帝我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通今
上凡十五朝而能受洪嚮用之福處浮畜其瞻之地豈
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大師以述作頗多叙引
未立猥蒙見託不克固辭總其篇題具如別錄凡內典
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

小畜集卷二十一
因徵其世家行事備而書之使後之傳高僧銘塔廟者
于茲取信云

送鄭袞序

閩人鄭生成之與進士來輩下會詔罷去枉趾滁上是
歲日官置厯閏在孟秋暑之煩酷于前一日為甚某性
不能耐熱每見生不表絺綌而出且慮生怨某之失礼
生退則卧涼軒更僕交扇而汗流不減因留生俟秋而
行生曰袞有母且老向之去數千里別數百日者欲干
名而顯親故雖遠且久苦袞之在母左右也今詔已下

經鉏堂校錄

將及閩及閩則鄉人必以告曰吾母必筭程數日以待
袞也後一日即貽母之憂用是不敢聞矣某曰生有
純孝故昔穎考叔以遺羹之意感鄭莊公丘明美之某
无怙恃不足以應困教為生泣而賦詩亦足以警世之
為人子者

孟水部詩序

余總角之歲就學于鄉先生授經之外日諷律詩一章
其中有絕句云那堪雨後更聞蟬僧絕重湖路七千憶
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余固未知誰氏之詩

矣及長聞此句大播人口詢于時輩則曰江南孟水部詩也游官已來求其全集卒不可得咸平己亥歲余自西掖出領齊安未几詔除太子中舍孟唐為黃州司馬訪其氏族則水部之子也因捧其家集且詩為序水部諱賓于字某生于連州其先太原人故其詩云吾祖并州隔萬山吾家多難謫柳連幼托詩名吟詠忘倦後唐長與眾渡江赴奉岐師李奉王儼館于門下晉和魯公凝禮部王尚書易簡翰林承旨李學士慎儀刑部李侍郎詳咸推荐之由是詩名日甚游奉場十年故有十載

恣明王之什凡八章五上登第故詩云西京遊寺曾題榜五奉逢知始看花晉天福甲辰歲禮部侍郎蒙門人也尋以拜慶就養歸于長沙福甲氏專據湖湘大開幕府遂以賓席縻之儀出為永州軍事判官歷陽山縣令漢乾祐末馬希廣兄弟鬪墻尋戈不已江南李氏僉邊錫為將以兵臨湖南冬俘馬氏之族于建康水部遇亂先依携光啓年具印歸于金陵李氏方僭稱唐得之甚喜故有水曹朱紱之舍頃之辭歸玉笥山看道士衣吉州高使君奏為郡倅不得已用冠褐就戕旋歸旧隱是

時江左士大夫若昌黎韓熙載東海徐鉉甚重之會高
 越以江南舍使迎嶺表訪其所居同舟而出強起為豐
 城令既而引去嬉遊吟嘯者二十年老求致仕得本曹
 郎中分司南都服章金紫江南以洪州為南都太祖平吳以老病
 不仕朝謁所還故里後以令終有金龜集者應奉時詩
 也湘東集者馬氏幕府詩也金陵集者李氏詩也玉筍
 集者吉州諸也斂也集者豐城詩也總五百五首今合
 為一首以官為名蓋古之詩人多求水部何遜張籍是
 也唐之詩流多出孟氏浩然東野是也况姓氏官紀萃

經鉏堂校錄

于一家又其沒後二十餘年得余為序足以振令名而
 雪遺恨也至于雅淡之体警策之句知詩者開卷可見
 矣此不復云

送薛昭序

今上即位之五年庚辰歲僕始隨計吏來奉場中聞用
 晦名籍甚有司考藝俱登科甲覆試殿廷不中上旨雖
 舍未遇而交愈親矣故僕送用晦下第詩有明年同醉
 店園春之句擢第之日卒如斯言補吏以來于今八載
 泊僕歷東觀踐西垣遷諫官掌書命殆三年矣而用晦

尚以光祿丞領維揚關市之賦青山瘦馬受代而來囊
括其文未始銜露何其自待之多也先是用晦之在淮
海也雖屈其才亦幹厥事故司漕運按風俗者奏諫以
聞至是或謂用晦曰可移文相府請酬前勞則贈秩之
舍可得矣用晦聞而荅曰非知吉也吾學古聖矣之道
以取祿位不幸而司管庫又烏以羨財而為功乎如有
用我者則閔訛而不征矣豈終為俗吏耶士君子聞而
壯之而壯之內翰武功蘇君即薛氏之出也視用晦為
外也敷勉誘激俾獻文以自試不得已而從之始以所

業四十編拜章進御天子嘉之試于鳳閣文不加點數
刻而成燦乎千言聳動台閣翌日循近制改著作佐郎
延英中謝上又書之末几有建陽通理之舍是行也位
雖未克而名以大矣恩雖未渥而知則深矣詎非歷試
之漸大來之階乎且將慰慈母省元昆浮舟東下吟嘯
山水聞之才子得以師其道聞之遠俗得以觀其政又
何窮達先後之足云乎于是兩制三館之士為詩詩且
餞行且舍不才序冠其首

送上官知十序

古者大夫三月而葬戰國已來禮文殘缺葬祔之制動或踰年筮仕者復貪功好名率為忠且不得為孝子甚无謂也故吏部著式祖考未葬者不与調選亦救弊之一端耳今聖人以禮赤萬才以孝治百姓陳列就列上得忠于國生事死葬不得孝于家臣子之道煥乎有光中吳通理奉常丞上官公起家倅于洋再舍莅于蘇丁先明府憂喪間既至奪情詔來銜束在公綽有勤政越明年國家展圓丘之禮洒漏泉之澤幽明存沒靡不霑泱贈先明府太子洗馬亦既受代飛章帝閣請改葬于

高密詔許之先用府為宰字之官有循良之譽貞遜田里鄉人法之又見其子擢進士第歷廷尉評遷大匠丞登朝為贊善大夫令終之日鍾是賁飾非積善有後疇能与于此乎是行也郡县郊迎父老改觀視朱紱具纁裳號寗安之前大紵綸之舍外姻同位得无羨歎蘇台郡守士庶榮而餞之長洲長王某屬邑也序以志云

送廖及序

澤被天下者天下人戴之為帝皇化行一國者一國人望之如父母故五等諸侯南面而治皆人君也但隆殺

有異耳仲尼不恥中都之小者行乎道也宓子賤巫馬
期尽心彈力一邑者為乎人也豈以位之高下為急乎
今之宰邑者異乎是我不領已之道不卹民之病率曰
吾耻折腰也歎徒勞也曾不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
百里乎彼百里之民尊其幸而望其惠矣苟施澤于下
尽礼于上固邑宰之職然也矧未能愛下而欲慢上耶
是則天子利及百姓教流萬國不當父天母地脩圓丘
方澤之礼矣所以然者不自大而示有所尊也况民下
哉宰邑者其志之鉅鹿古之名郡也今之边邑也戎車

經鉏堂校錄

未息民賦且繁恡舒之權雖制于郡國字學之道亦繁
于令長廖君由文學之科探政事之要是行也當行道
而惠人矣肯以下僚為念哉

送李璉學士

唐韋處厚由考功員外郎出刺盛山為詩十二章當時
名士自元白而下皆和之韓文公為之序以為考功顯
曹盛山僻郡非處厚道勝自遣不能樂于詩什流播編
簡以為美談司封李學士常以文行策名江左上即位
之二紀錄所奉進士中甲科在館殿十餘年其間司外

計典大郡亦尊矣又以名曹賤出佐廬江而怡然自得何道勝之若是耶將見乎吟咏江山傳聞輦轂俾朝之名士若元白者屬和成集其希韓者願為序以繼其美告行有期聊以為送

送柳宜通判全州序

河東柳無疑江左之間人也 在霸國時褐衣上疏言時政得失李國主器之累遷監察御史多所彈射不避權貴故秉政者尤忌之繼出為縣宰所在有理聲皇家平吳之明年隨偽官得雷澤令雷澤之故里也始与之交

經鉅堂校錄

逮今凡十五載建尹三邑州縣之暇困于徒勞居低摧窮辱之中有死喪疾病之事旅髮生雪朱衣有塵知其氣業者共惜之淳化元祀以任城宰來抵闕下携文三十卷叫闈上書且請以文筆自試天子壯之下章丞相府翌日台試且奉漢時以粟為賞罰事使析而論之无疑援引剖判燦然成文吾君吾相皆以為識理体而合經義也故改官芸閣通倅湘源其官尚卑其部亦小然由文藝而取故有識者榮之与夫諂權媚勢奴顏婢色因採風謠司漕運者言而得之者遠矣于是沿汴達淮

浮江湖入湘潭是時也可以吏隱未可以行道况江山
猿鳥雲泉竹樹為天下甲民訟甚簡兵賦甚鮮固可卧
而理也姑能致身于不才之間放意于无何之域則又
不知县令為著作耶著作為县令耶或過故國動黍離
之情傷遠行有于役之念歎下位起山苗之刺則于道
遠矣于生勞矣勉哉无疑善飯自愛

送翟驥序

士君子謂不由進士第者為終身之耻貴而不歸者有
夜行之刺祿不及親者立不仕之戒兼此三者士龍是

經鉏堂校錄

行之謂乎士龍嘗策名江表有年矣皇朝平吳之明年
始歸于戎兵革之後旅食于京師愚于養親不暇擇祿
因隨偽官署一簿于雷夏考滿改一尉于彭城折腰作
吏六七年混無名之徒食有道之祿士龍恥之八年復
卒進士科中第遷從事于廣陵廣陵即其里也故廬半
空喬木斯拱物華人事依然旧情飄飄綵衣奉板輿而
東下昆弟妻子羅列目前手調尊醢躬掃墳墓孝子之
願畢矣噫大丈夫得其時而行其道者必能師表一人
利澤百姓匪獨善人之謂也然立大功居顯位必由乎

俞士龍豈无志乎姑見其策名歸故里侍偏親亦族人之小亨也行乎哉士龍宜自愛

送徐宗孟序

余去年出內庭臨滁上境与合肥接閫其郡大獄煩號為難治而使車游客徃道從事徐宗孟者能飲助長吏咸得其中末几以書遺我見其文好奇而氣者今年果被召赴闕路出吾郡与之言又見其孜孜不忘于仁義也宜乎慕孟軻而名焉且從余乞言因書以為送

經鉅堂校錄

送江翊黃序

僕直翰林時進士錢易數以文相售其中徃有贈江翊黃詩怪其名異于嘗所謂進士者今京西轉運太常姚丞鉉赴職時未与余別盛言生之才用是于生之名甚熟不知果如何人也夏六月自內庭謫官滁上下車數日生縫掖而見觀其風骨秀朗言論和雅則錢之交姚之荐斯得之矣又繼之以好古近道趣向不俗脩之不以可為聞人况一第式遽來告行書此為送

